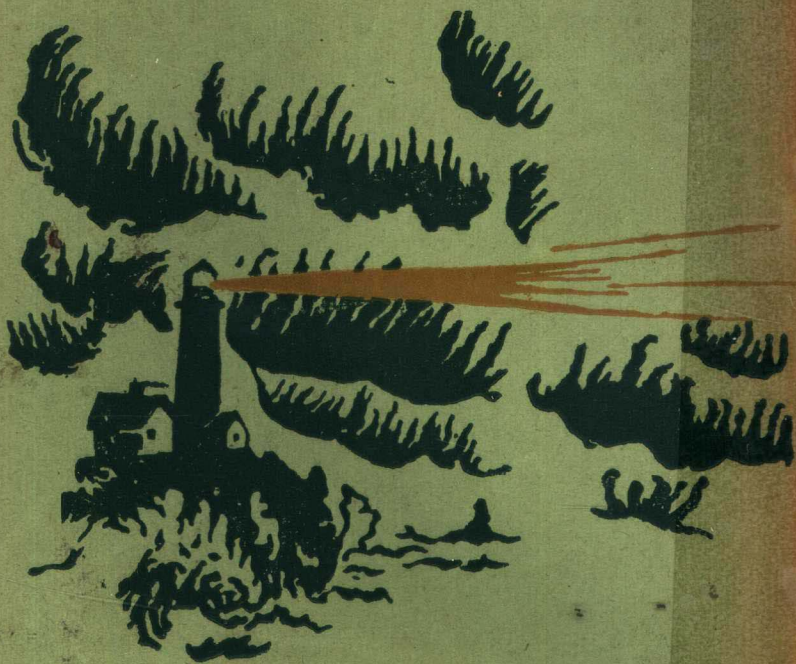




變轉



著 菲 靈 洪

复旦大学图书馆

857.7
3414

982695

轉 變

著 菲 靈 洪



行 印 館 書 圖 東 亞

Rw7679/17



FUDAN JFZ0000076054F 复旦图书馆

版 權 所 有

轉 變

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出版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六版

著 者	洪 靈 菲
發 行 者	亞 東 圖 書 館
發 行 所	上海虞洽卿路 亞東圖書館 四七五弄六號
分 售 處	各省各大書店
實	

一千九百二十年夏天。頑固的中國的一個農村。村離熱鬧的S埠，約莫一百里的光景。未經騷擾的平靜佈滿全村。中午，炎陽驕照下的沉默，悠悠沉沉地像未經人類踐踏過的 Dream Land 一樣。村外池塘，水草照着細長的影。一個肥的螃蟹偶然用牠的巨螯銜着這柔細的草葉一下，兩下，便又匆匆地蕩到他處去了。

村裏的狗因為太愛靜了，所以大都埋着頭睡；只有一隻有點英雄慾望的

癩皮狗在那兒揚着頭狂吠。母雞許多垂着兩翼，把頭鑽入翼裏面去。全村只是被沉默佔領着。

在這村裏，有一家中戶人家。家主是個小商人。他有的人生所應有的一切工具，——老妻，兒子，住屋等等。他的住屋是坐西朝東，一廳二房，左手旁毗連一間廚房。

這時，在這毗連廚房的一間房中，有兩個青年男女在依偎坐着。這男的約莫是二十歲的光景，瘦稜稜的臉龐，顯然地爲情慾所激動而漲紅。他的態度很斯文，一眼便可以斷定他是個多愁善感的人物。那女的，年紀好像比他輕了一些——約莫是十七八歲的樣子。她的身材稍爲豐滿了一點，一雙媚眼，十分迷人；她的像櫻桃一般的小口時常溢着一種嬌怯的微笑。她的態度好像浮士德劇中的瑪甘淚一樣，全身都表現着貞靜而蘊蓄着的美。她穿着一

套農村中流行的深藍色洋布衣服，臉色像桃花一樣嫩紅，髮漆黑而散亂。

他和她同坐在一隻廣不盈尺的小木椅上。小木椅前擺着一隻尺多來高的木櫈。那木櫈的面積約莫一尺見方，是他們所共有的書床。這床上放着一份筆墨紙硯，那男的肉貼肉地坐在女的後面搭着她的右手教她寫字。

這種功課，大概他倆都還感到有興味吧。那女的時常轉過頭來向着男的望，兩人的臉上都溢着甜蜜而羞怯的微笑。男的頭部幾乎全靠在女人的肩上了，他的兩隻灼熱的眼睛瞪着女人的粉頸發呆。他有時因此失神了，拉着女人的手在紙上畫着一條大蚯蚓，引得彼此都笑了。全村是籠罩在靜默裏面的；他倆也是籠罩在密膩的，陶醉的，不能透氣的混亂狀態裏面的。

「叔叔！這樣學習下去，不知道到那個時候才會白手寫字呢？（白手，不用臨摹，不用被人家拉着手寫的意思。這是他們的方言。）」

「嫂嫂！很容易不過的！包你一兩個月便可以成功；因為你是個格外聰明的人呀！」

「聰明？我才是蠢貨啦！叔叔！我因為生長在鄉村裏面，而且家境平常，沒有得到讀書的機會，真恨煞哩！哎喲！叔叔，我在我的鄉間有時看見一二個從城市出身的女學生，她們又活潑，又伶俐，真羨慕哩！」

「這只是環境問題；她們因為有錢而且生長在城市，風氣開通點，故此得到讀書的機會。因為得到了這種機會，便可以活潑，伶俐些起來了。可是，我所說的是聰明的問題；我覺得她們像你這樣聰明的，實在很少呢！你如果和我這樣在一塊兒學習下去，包管你不用幾個月的工夫，便自己會寫字會看書起來了！」

「真的麼？叔叔！」

『怎麼不真！我在城市間讀書，總算馬馬虎虎的認識了幾個女學生，但是她們像你這樣聰明的，實在一個都沒有呢！』

『可是叔叔不久便要到外面去了！誰又會來教我呢？』

『唔！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這是他倆在這功課中的對話。

這男的名叫李初燕，是這中戶人家的家主的兒子。他是C縣G中學畢業生，——這暑假前剛畢業的，——回到家裏來，日常在預備應大學考試的功課。

他的家不很有錢，他讀書的用費雖然節省得很，但仍然是時常要捱他的老子納壽罵的。……

這女的名叫秦雪英，是李初燕的二嫂嫂，——是他的二哥的繼室。她是

一個農家女，她的家距離這農村不過五六里路遠。她嫁給他的哥哥不過七八個月的光景，還是一個新婦呢。

李初燕的父親年約五十餘歲，名叫李繼孔，是個前清的不第秀才；他的身體很高大，臉上的表情，像前清的武官一樣。他的思想，性格，行動，不失是個拘滯的古君子的模範人物。他的母親的年紀和他的父親一樣，是個虔誠，慈心，善於操勞的婆婆。他有兩位哥哥，大哥比他大十歲，二哥比他大六歲，他的大哥是個好心腸而放蕩不羈的人物，他的二哥的性格比較溫和勤謹得多，心腸亦是很慈善。他的姊姊比他大兩歲，已出嫁了，她是鄉村間的最美麗和最能幹的一個女人。他的小弟性格蠻野得很，年紀比他小四歲，現時在高等小學唸書。

他生長的這個農村因為離S埠和C縣城都很遠，交通又是格外不便利，

（因為牠四面都有溪山障隔着。）所以民氣閉塞得很。這兒的居民，大體上還是保留着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的上古時代的淳樸風尚，雖然實際上他們已經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兩重壓逼下掙扎着，呻吟着了。

他和其他的村童一樣，在泥濘的，不潔的，幾乎凍餒的狀況下面養活起來。——他的家境現時才比較好些，兒時實在貧寒得很。——他的皮膚和筋骨都和其他的村童一樣的在風霜，雨露，烈日裏面煎熬過，炙煉過。他現在雖然因為受過中小學的教育，態度比較斯文一點，但骨子裏總還有一點「野性」。他的質樸的，粗糙的，率真的，*Rude and Rustic Manner*，在他的整個的 *Personality* 裏面，還佔了一個重要的位置。

九歲以前，他鎮日跳着，滾着，叫喊着，鬥打着，就和一隻小猴子一樣。九歲至十三歲，他在私塾裏面唸書，成績比較還不壞。他很聰明而且很

肯用功，他的塾師們都稱讚他是個好孩子。

他是個兩重性格的人。一面他是柔和的，怯懦的，怕羞的，服從的，孝順的。另一面，他却是急躁的，勇敢的，不顧一切的，反抗的，叛逆的。這種性格在童年時已經約略可以看出，不過並不至於十分明顯罷了。

前一種的性格是他表現出來的性格；後一種的性格，却是他潛伏着的性格。他兒時爲一般人所稱許，大概也是這個原因吧。

十四歲至二十歲這個期間，（他的父親比較發達了，他在○縣城裏面開着一間小雜貨店。）他在○縣的中小學受足七年教育。他在學校中，時常是個受齊輩敬仰，受教師看重的學生。因爲他的學問很不錯，尙且性情，脾氣都好。一方面因爲他受了童年樸厚的環境所溶化，一方面因爲他的 Parental 德性的遺傳，所以他直至中學畢業這個時代，人家都稱呼他做道學家。

他是個早熟的人，他在十歲時，便以爲和女人一起睡覺一定是件微妙不過的事情。但他當面看見女人時，卻很怕羞。他很少把女人正視過，因爲那樣看法，時常使他的脈搏跳動得太厲害。他慘澹經營的想和某一個或某一種女人見一面的時候亦很少，因爲他頗能節制。他的道學家的名稱，大部份原因也就是起於此的啊。

他是個多情得了不得的人物，但他未嘗向任何式樣的一個女人用情過，這當然是因爲他的環境的關係。他的十四歲至二十歲的年華完全在一種陰暗的，嚴肅的，駭怕的，傷心的狀態裏面淹沒了。他把他的活潑，天真，稗氣，完全消磨在他的父親的監視之下。他在C縣城肄業中小學時，是個走讀生；他跟着他的父親在一間不透明的，愁慘的雜貨店裏面住足了七年。

他的父親篤信五行，八字，風水；對於新式的教育完全外行，不了解。

但他的自信力却是強得很。他認為自己的學說是對時，別方面的人便永遠沒有道理可說。他給他的兒子讀書的見解也是特別得很，他不是希望他升官發財，更不是希望他怎樣得到新教育，他只是以為他的命根太苦，要把讀書折磨他！因為他的五行和八字都壞得很，他的父親相信他一定沒有福氣，故此對待他特別不高興。

他的父親自然很看不起民國。他很有些亂邦不入，危邦不居的感慨；但因為沒有法子想，只得在這民國的旗號下住下去。他對於學校的制度完全不贊成，他始終還是不能忘情於科舉。不過，他因為住在城市久了，也懂得一點時髦，因此便給他的兒子入學校讀書去。但，他千番囑咐，萬番叮嚀，都是要他的兒子能夠遵守孔孟之道！

李初燕不知在那個時候，變成一個多感善哭的孩子。他時常給他的父親

痛罵，當前不敢則聲，背後總是偷偷地抽咽，一抽咽就是好幾個鐘頭；或者更在被窩裏灑了通宵的眼淚。因此，他在他的父親面前總是嚇得變成一個呆子，由他的父親擺佈。他的父親因此更加看不起他，有時簡直把他當成一個白痴。但，他因為孝順得很，因此，他在家中，大體上也還得到一個好兒子的名稱。

他不怕皮條，不怕樺尺，因為他的皮膚和身體都是很結實的。他最怕的是當他的父親的腳步聲一步步走近他的身邊，那些腳步聲好似一柄劍，鋒利異常地插向他的稚弱的心靈上去！他最怕的是當他的父親站在他的面前，粗而長的眉毛，有威稜的雙眼，緊咬着的嘴唇和牙齒，憤怒的神氣，像雷霆一樣的聲音；這樣罵着：『逆子！哼！氣死父的！哼！哼！』當他得到這樣責罵時，像萬箭穿心一樣，一股熱氣從他的足心，經過臟腑，一直透過他的腦

門！他的臉上變成青白色，他的眼淚濺罩着他的眼睛。在那幾個剎那間，他覺得比死或者比入地獄還要痛苦！自尊心，高傲性厲害得了不得的他，要是受到他人這樣作踐他時，他一定會即刻走上前去和他決鬥的。但，……在這樣骨肉間，他有什麼話可說呢？他待向誰人告訴他的不幸呢？

在學校裏面，他是個高材生，是個有學問，聰明，能幹，勇敢，和善於談吐的領袖人物。他的態度是多麼和氣，但不至於失了尊嚴；他的性情是多麼溫謐，但不至於惹人輕視。教師們和校友們都說他是個多麼有希望的人材啊。

在這種矛盾和兩重人格的狀態下，李初燕度過他的二十歲了。他從未嘗和一個任何式樣的女人戀愛過，他雖然多情，可是他的情只是含蓄着，含蓄着，未嘗濫用過一次呢。但，他的父親說得不錯，他這個人真是永永沒有福

氣的啊。他在去年寒假回家時，遇見了他的嫂嫂了！他遇見他的嫂嫂秦雪英了！

他倆一見面便暗暗地相愛起來！她生得怎樣美麗啊！在李初燕的眼中，嬌像一朵幽花，像童話裏面的女仙一樣。她喜歡穿一套紅色的外衣，那外衣貼肉地披在她身上，不知增加了她多少婀娜的情調。她行路時的姿勢，說話時的姿勢還是稚氣的，任意的，不費力的。她雖然是人家的媳婦，但還留下些女孩兒的氣息。

他和她相見後的確相互地愛起來。但，這是一件多麼危險的事體啊！他的理智告訴他說，他不應該和她戀愛。但他的痴情的，內在的心之叫喊，却時常使他陷落下去。……

他和她相識後，簡直是天天站在斷頭臺之前了。他自然是不敢想佔據

她，不敢和她太親密；但他的耳朵裏留下來的只有她那比音樂還要諧和，還要美好的聲音。他的鼻孔裏粘着的只有她那比玉蘭還要清甜，還要銷魂的肉香。他的眼睛裏攝取着的只有她那比仙子還要佳麗，還要可愛的情影。他的夢魂裏記着的只有她那比慈母還要體貼，還要周到的慧心。他的確是醉了，但他同時仍然很清醒。他和她的關係，好像在萬仞的巉巖上在貪看着眼前迷人的風景，再進一步便會跌入無底的深潭去一樣。

在這個暑期中，他和她相處十多天了。他住在廳上，她住在房裏，兩人相隔的只有一重牆，這一重牆又是有了橫門可以相通的。他的兩個哥哥都在城裏的店中做生意，一個月回來不過一二次，一次只是一天半天。他的母親有許多時候到鄰家去了，或者在巷上做她的日常的工作。因此他倆放膽談話的機會多得很呢。